



历史文化大散文系列

京华出版社

历史时空中的肖像

解读历史文化现象，

感悟名家睿智哲思

张加强 著



1267
588
:1
2007



「历史文化大散文系列」

历史时空中的肖像

张加强／著

解读历史文化现象，

感悟名家睿智哲思



京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历史时空中的肖像/张加强著. —北京:京华出版社,2007.4

(历史文化大散文系列)

ISBN 978-7-80724-300-7

I. 历... II. 张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45304 号

历史时空中的肖像

著 者 ☐ 张加强

出版发行 ☐ 京华出版社

(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楼 2 层 100011)

(010)64258473 64255036 64243832 (发行部)

(010)64259577 (邮购、零售)

(010)64251790 64258472 64245606 (编辑部)

E-mail: jinghuafaxing@sina.com

印 刷 ☐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☐ 787mm × 960mm 1/16

字 数 ☐ 230 千字

印 张 ☐ 14 印张

印 数 ☐ 1 - 5000

出版日期 ☐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☐ ISBN 978-7-80724-300-7

定 价 ☐ 23.80 元

京华版图书,若有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联系



作者简介

张加强

浙江海宁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浙江省签约作家，已出版历史文化散文《忆江南》、《傲骨禅心》、《与历史对决》、《千秋独行》、《旷世风雅一顾渚山传》、《乌镇依旧》、《南浔往事》七部。获“鲁迅风”等五个全国性文学奖。作品入选全国最具阅读价值散文、全国中学生课外阅读丛书和台湾大学生课外读物。

历史文化大散文系列（第一辑）

- 千秋叩问……………王充闾/著
明月松间照……………杨闻宇/著
铁马金戈杨柳岸……………夏坚勇/著
沧海明珠一捧泪……………王开林/著
诗词风景……………李元洛/著

历史文化大散文系列（第二辑）

- 历史时空中的肖像……………张加强/著
历史是明天的心跳……………卞毓方/著
历史的多维透视……………鲍鹏山/著
历史的可能与限度……………曾纪鑫/著
写在历史拐弯处……………郭保林/著

策 划：王金文、华飞、刘凯

责任编辑：杨耀文

封面绘图：老 庄（指画）

封面设计：耀午书装

目

录

- 司马迁：笔擎千秋 1
- 严子陵：山高水长尽无奈 18
- 陶渊明：下台阶需要一种智慧 29
- 阮籍：艺术人生 38
- 陈叔宝：更接近上帝的行为 47
- 李白：一生不忘事权贵 56
- 颜真卿：失了身的俊杰 66
- 薛涛：难遣世间未了情 76
- 杜牧：风云独享的行者 97
- 李贺：在但丁之前入地狱 117
- 柳永：误入坦途 125



- 辛弃疾:误读了乾坤事 135
- 欧阳修:不喝酒的醉客 145
- 范仲淹:岳阳楼头吹笛人 153
- 慈禧:病魔时代的幽默 161
- 李鸿章:负谤千秋一名臣 180
- 李叔同:手捧着灵魂行乞 199
- 徐志摩:为大地注册一种思想 209



司马迁：笔擎千秋



司马迁像

用精神做底子的恣意生命是所有卑微生命的希望，文人的勇敢在于他的生命如慧星划过天空时，留下明灯式的文字。

这颗名曰司马迁的慧星一不小心，将一个由刘彻皇帝统治的天空划破。

汉武大帝的难堪是：一个在国度里可以随意摆阵的国王，竟然被一个不起眼的书生点了穴道。历史的精彩、皇上与书生的较量，开始在两千一百年前的一个冬日。





—

这世道，谁敢与君主较劲，何况是为一个叛徒辩护，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不会容忍，即便像汉武帝这样的英明大帝。

公元前99年，汉武帝亲自在未央宫主持召开一次紧急会议，议题是征战匈奴的五千将士全军覆没，大将李陵投降了敌人。这个会议的气氛令人窒息，李陵降敌，显然损害了汉帝国的尊严，汉武帝咆哮如雷，连未央宫的魏阙上也倾泻着他的怒气。

一脸愤怒而沮丧的汉武帝的作派，吓坏了文武大臣，他们跪在地上，有气无声，惟恐冒犯皇上。这寂静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汉武帝看见了正在做会议记录的司马迁。

不清楚出于什么动机，汉武帝突然点名司马迁，要听听他的观点。其实司马迁是不够资格发言的，他只是个负责记录汉武帝的决策与行动的太史令，只是列席会议。不知司马迁出于什么动机，也许他在想平日发言机会不多，既然领导点名，那就谈点个人观点。司马迁说：“李陵事亲极孝，与人交往恪守诚信，为国家奋不顾身。这次出征，孤军深入，身陷绝境，但杀敌数量巨大。他不死，可能是将来有机会，报答汉帝国的……”

李陵与司马迁平时没什么交往，“不饮酒而聚，不入室而晤”。不过按司马迁的感觉，李陵有国土之风。他认为李陵投降匈奴是形势所迫。鉴于这种基本把握，司马迁反感汉廷那些墙倒众人推的家伙。文人一旦启齿，其声调必定异样。

司马迁的话听起来多少有点弦外之音，说李陵“孤军深入，身陷绝境”，言外之意是说汉武帝用人不当，错用妻弟李广利，以至援军未到，招此大败。不过这是应汉武帝质询而说的，它除了司马迁真实的思想之外，并没有任何冒犯皇帝的行为。

尽管司马迁做文化工作，并终于成为思想家和文学家，然而在当时，他的身份却是汉政府的官员，职务为太史令。这个职务并不高，可它却很有一些特权。





他围绕在汉武帝的周围，必要的时候，他须跟随外出封禅或视察，以记录汉武帝的活动和话语，久在领袖身边工作，他没有那种虚幻的敬仰。他还可以进入国家图书馆，阅读绝密档案与典籍。

他是汉武帝身边的人，他缺乏那种畏敬感，他并不感到荣幸，他的任务是做好本职工作。不过汉武帝喜欢翻脸，缺乏虚怀，使他伴君如伴虎，他的心理是紧张的，甚至诚惶诚恐。其实所有的人都处于这种状态，他的同僚们整日战战兢兢，只是为生存计，他们学会了观颜察色，一味迎合。

司马迁当然是希望能够融入汉政府的氛围的，然而其生存的技巧与做人的良知却一直发生矛盾，他无法做到口是心非。文人的毛病就在这里，何况像司马迁这样的北方汉子。

司马迁是渭河北岸人，此地土硬，这一方天地间，甚至连飘动的云烟都有一种骨质。人必须为适应自然而练就一种生存策略，但不适合于官场。司马迁的问题是他处于集权统治的体制之中，汉武帝极其专制，如果他不收敛自己和压抑自己，不训练出一副媚骨，那么他迟早是会惹祸的。

司马迁的发言，令汉武帝的情绪更坏，我汉王朝从没有过全军覆没的战役，我的面子全让丢光了，你李陵怎么不像你祖父李广一样引颈自尽，为国捐躯，这点面子也不给，你仗打不赢，自我了断总还能做到，你竟向敌投降，今后戎边将士都向你李陵一样，岂不毁我江山？你看看，三十年前的张骞，出使西域，被拘留了十年，娶妻生子，始终不忘使命，最后不也穿过荒漠逃回长安了吗？苏武今天仍被囚匈奴，但他投降了吗？

司马迁的言论给皇上一个很坏的直觉，司马迁是为李陵辩护而在贬低李广利。汉武帝怎么能容忍司马迁这样的态度，他特别难以容忍司马迁隐隐一闪的对着他的锋芒。指责谁都可以，但李广利可不行，汉武帝骤然大怒，挥着胳膊，大喝腰斩。司马迁还在莫名其妙之中，便有几个人扑过去绑架了他，随之把他扔进了牢狱。

汉朝的刑制很有创意，把毁坏男性生殖器也列入刑罚的一种，却让那个搞文史记载的司马迁遇上了。这一年，司马迁四十七岁，大概是接近年老的缘故，身





体机能退化，抵抗力下降，或者是施刑人员干活粗糙或消毒有问题。总之，司马迁手术后，下半身整日难受，创口难以愈合，整日流淌脓血，腐臭不堪。

中国文人所承受的污辱，让这位太史公一个人独揽去了。

人无法改变生出痛苦的生理机制，也无法阻挡痛苦的发生与存在，但司马迁的痛苦本可以避免而没有，他承揽到了男人奇耻大辱的痛，他的后半身是在糜烂恶臭中煎熬度过的。

二

中国的君王无一不是淫王，这是体制原因，是规矩，如果没有淫欲，没有性能力，这皇上哪来的治国能力。

汉武帝玩腻了后宫的几千佳丽，渴望品尝绝色美女。那个为汉武帝演唱的李延年唱到“北方有佳人，绝世向独立，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”时。武帝听得直叹息，天下哪有这等美人啊！旁人凑上前说：李延年有个妹妹，国色天香。皇上立即召见，果然“妙丽善舞”，于是得宠，于是玩个天昏地暗。这位李夫人哪经得住这位大帝加春药的摧残呀！早早地死在龙榻上。临终请汉武帝照顾好自己弟弟李广利。

中国的封建社会虽说封建，但也讲个依法治国，按章办事，汉朝有个铁定的无功不封侯的规矩。皇上也不可随意破例，亲自打招呼也有人不买帐。然宠妃要汉武帝给她弟弟封侯，汉武帝只好变通一下，给你一个机会，但晋升的条件，要靠李广利自己创造。

汉武帝很会调节女人资源，另一位大将军卫青也是一个宠妃的弟弟。李广利得到了皇上的六千骑兵，还有几万兵卒，去征讨弱的大宛国，目的是要得到那里的骏马，日后讨伐匈奴，最缺乏的就是骏马。思路倒是很对，这令“天下骚动”的伐宛行动居然历时四年不见胜绩，骏马没见到，还要屡屡增兵。汉武帝硬着头皮给小舅子派去精兵，而匈奴那边见你大汉王朝没多大能耐，时时扰边，成为汉武帝的一大心病。





当年高祖刘邦因吃不消匈奴的大肆侵犯，无奈采用“和亲”政策，很没面子。汉武帝决不步此后尘，他咬牙索性来点大手笔，挥洒江山宏图。他再命李广利讨匈奴，让李陵搞好后勤保障，但李陵很有个性，拒绝这样的差使，他要单独与匈奴交手。

这年秋天，李陵率五千步卒出击匈奴，出河西，临大漠。冬天很快降临了，这是一个与他过不去的冬天。至浚稽山一带，在两座峰峦之间，李陵部众与单于率领的三万匈奴骑兵遭遇。一场惨烈的厮杀之后，李陵的部将管敢叛变，他告诉单于，



李陵大战单于

李陵只有五千步卒，且无援兵。单于很快又调来八万余骑，摆成合围之势，紧紧咬住李陵，单于的包围圈越勒越紧。李陵的箭袋空了，部下的箭袋也空了，无奈之中，他下令解散部队，各自突围。能脱险回去的给天子报个信。匈奴将士簇拥着单于很快来到了李陵跟前，李陵和单于互相看清了对方的面孔。李陵控住马，望一眼天空和大地，望一眼南方，深深叹息一声，下马，投降。

李陵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朝廷，武帝一听说李陵阵亡了，接着又听说李陵投降了，他便让相师给李陵母亲和妻子相面，相师说李陵母妻脸上都没有死丧之色。武帝听到这句话，像自己打了败仗一样气闷，李陵阵亡或自杀，他这当皇帝的才有面子。李陵竟不肯为我一死，他至少应该和他祖父一样。

二十年前，即公元前119年，李陵的祖父李广已年过六十，最后一次出击匈奴。他已转战疆场四十余年，身经七十余战，匈奴人都惊呼他为“汉之飞将军”。但他虽屡立奇功，却始终未能封侯，他只想用战功做人生最后一搏。可是，这次出征却使他走到了人生的尽头，他的部队孤军深入，而援兵未到，兵败，便拔剑自刎于阵前，全军将士洒泪如雨。





匈奴，这个蒙古草原上强大的游牧民族控制着东西数万里，纵深数千里的广袤地区，拥骑兵三十万，奴役着西域数国，汉王朝也屡受侵扰。刘邦曾率三十万大军出击，却被匈奴骑兵围困在平城白登山七天七夜。汉高祖从此做起缩头乌龟，赔礼和亲以苟且维持。汉武帝刘彻决计为祖上出这口恶气，汉军的将士还很争气，卫青收得河套地区后，霍去病更为神勇，首仗将匈奴势力逐出河西走廊，再战歼匈奴主力，最后汉武帝伐大宛，汉军直登西域葱岭之巅。以这样的决心，怎容得你李陵搞小聪明。

李广如此忠义，他的孙子李陵却投降了。汉武帝如同吞了苍蝇，按汉律，投敌者满门抄斩，于是，李陵的老母、娇妻、幼子、弱弟统统被杀。一刀下去，斩断了李陵的归汉之路。

贝加尔湖一带的阳光像瀑布一样泻下，空气里纤尘不染。这里汉时称北海，一望无际的荒漠、草地，令南方到来的人，感到无所适从。单于让李陵来劝苏武投降，两位大汉王朝的忠臣，李陵和苏武在这里见了面，在匈奴的地盘上与苏武面对面，多少有些尴尬，数次见面还算投缘，然谈话无从到位。苏武手持汉朝的旄节牧羊，他念念不忘一个忠字，李陵则仍然带兵作战，不过现在他带的是匈奴兵。李陵娶了单于的女儿，他成了叛徒。李陵为苏武“置酒设乐”，以挚友身份与苏武彻夜长谈，但苏武情愿肝脑涂地、宁死不降的决心，让李陵怀惭而去。



苏李泣别图



十九年后苏武要回国，李陵又置酒饯行，高歌泣别：“扬名于匈奴，功显于汉室，虽古竹帛所载，丹青所书何以过子卿。”李陵依然敬佩苏武，苏武修书劝李陵同归，李陵在凄凉萧瑟的胡人帐篷里给苏武这可贵的挚友回了一信，这封信便是千古奇文《李陵答苏武书》，信中将自己当年孤军深入，先胜后困，困中犹斗，力尽不得已而降的经历倾诉而出。“当是时也，天地为陵震怒，战士为陵饮泣”。自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后，他断了归汉之念。

苏武捧着这沉甸甸的《李陵答苏武书》，也断了他说服李陵归汉之心，李陵是远比苏武更生动的人物。

李陵在匈奴生活了约二十年，最后死在那里，匈奴人埋葬了他，他埋骨在哪里谁也不知道。《杨家将》中，有杨业碰死于李陵碑下的壮烈场面，表达了对杨老英雄宁死不屈的热情讴歌，同时也表示了对叛国投敌的李陵的唾弃。李陵沉沦在广袤的草原里，倒是匈奴人爱戴这位汉人，一个浅浅的厚葬，让他融入了这个游牧民族。然历史一直在不时地打扮李陵，但与打扮任何历史人物不同，人们念说着李陵时，总是颤动着那根敏感而又多情的神经。

李陵之后，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，南匈奴归附汉朝，后来便融入中原民族。不屈的北匈奴被追杀到遥远的西北，人口所剩无几。李陵去世一百多年后，这个称雄达三百年，惟一能和当时世界超级大国抗衡的民族从大地上消逝了，历史竟无法说清楚它的归宿去向，只是千百年来，人们一直在说匈奴说李陵。

历史以奇怪的方式纪念有趣的人和事。两千年来，人们在心灵里为李陵辟出了隐秘的一角，体制总是塑造适合它需要的偶像，而李陵在体制的冷面孔之外。

司马迁试图换个角度表述这个问题，不料自己陷了进去，此类傻事，只有傻乎乎的文人才做得出。

三

汉武帝是个大赌徒，冒险又具霸气。初为国主，第一件事便是把边疆这副牌重新洗一遍，征伐四夷。





西汉初年，匈奴南下占领河套，在辽东至陇西漫长的边疆线上侵扰汉朝，刘邦无力反击，只好改出“和亲”软招。汉文帝时，匈奴大举入侵，直达萧关，京师长安一度告急。汉武帝决计一改颓势，不惜倾全国之力，穷兵黩武屡屡发兵扩大地盘。公元前127年，匈奴在卫青面前退出河套地区；公元前121年，霍去病率大军直逼甘肃，匈奴又败出河西走廊。这个马背民族被驱赶到千里以外，然对被俘的汉人依旧高官厚禄侍候，这是匈奴人的大度与高明。

西汉的故事被安排得很巧妙。苏武被扣匈奴，在匈奴娶妻生一子叫通国，但依旧手握节仗，不忘归汉。李陵降匈奴后，同样在匈奴娶妻生子。在李陵事件前二十年，张骞作为卫尉与李陵的祖父李广出击匈奴，誉为飞将军的李广率四千骑兵遭匈奴四万重兵包围，张骞的一万骑兵第二天才赶到，而李广已兵败自杀。张骞延误战机，罪当斩首，然而他是用钱财赎罪，削职为民。司马迁后来要是有钱，便可免这奇耻大辱。

与李广相同的是，李陵的步兵深入匈奴被围，李广利的援军也迟迟未到，倘若李陵效法祖父，引颈自杀，甘当问罪的是李广利，也许汉武帝别无选择，汉时的边关是尸骨铺就的。

再回到未央宫的那次会议上，武帝震怒，群臣责骂，一致要求诛讨李陵及全家。汉武帝自觉不足以平胸中怒火，于是，他要再拉一个人出来陪榜和垫底，这是汉武帝的缺德，他不满足于“舆论一律”，故意指名让太史令发表意见。他一直看不惯司马迁这样的文人，不讨人喜欢，再说司马迁曾写过《景帝本纪》，点评汉景帝的不足，还牵涉到汉武帝，司马迁因此被削裁过一次。这个曾触犯过老王新君的司马迁，明知自己是早有“前科”的人，想提拔是不可能的，夹着尾巴做人才对，皇上早已盯上你了，你还看不出舆论导向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发表不同看法。说李陵事出有因，杀敌众多，功劳共睹，是忠心效汉的勇士。言外之意是李广利的援兵未到，更指汉武帝用人不当，这漏子捅大了。直捅皇上的要害，你太恶毒了，这事上纲上线，结果必定是从重从快。

司马迁的表白再有道理，即便是真理，在皇上面前，一概无理。就像李广利，皇上内定要提拔、封侯的人才，用错了也不关你的事，错误再多也是不好说



的，由组织上掌握。李广利后来还真的出了事，也犯了满门抄斩之罪，他于征和三年投降了匈奴，这是后话，当然无人去过问这些小事，谁愿去找这等麻烦。

当时在汉政府主持司法工作的杜周，积累了一些官场经验。他处理案件所遵循的原则是按长官意志办。汉武帝想赦免谁，他便能依法发现谁是冤枉的。汉武帝想铲除谁，他便能依法编织一个足以迫害的死罪。司马迁落到这样一些人手里，当然会遭到逼供，可惜汉政府没有留下拷问司马迁的任何记录。只知道司法机构给司马迁的定性为诬罔，依汉政府规定，诬罔当然是死罪。

汉政府当然也不是专制得没有一点缝隙，它为判决死罪的人还是留下了两条活路，一条是交纳罚金代死，一条是宫刑代死。司马迁在汉政府工作，刚刚上品，又无权敛财，家中又贫，拿不出赎其生命的 50 万钱。他是攻击天子而获罪的，这年头，谁敢有“诬上”的胆子。由于害怕受到株连，亲戚都不敢资助他，甚至不敢到监狱去探望他，他悲叹孤立无援。

历史上大抵够格做伟人的不可能顺风顺水的。大丈夫敢做敢当，说真话判死刑，死而无憾，然看看自己沥血多年的手稿，又不忍生命就此终结。司马迁掉入两难深渊，他一咬牙选择了受腐刑代死。

司马迁当然明白宫刑是让人耻辱的。他清醒地认为：祸莫愆于欲利，悲莫痛于伤心，行莫丑于辱先，诟莫大于宫刑。他知道宫刑之后声音将变细，胡子将消失，男子汉便没了雄壮，没了尊严。

这个心路历程，在他日后的一篇非常棒的散文《报任安书》里得到阐述：他宁可跪着生，不可站着死，他觉得自己这一类死了，不过九牛一毛，没人说你有气节，只会说你才枯罪大。自己早丧父母，又无兄弟，没那些世俗牵挂。自己之所以选择活下去，是因为秉承父亲遗训，要把孔子到汉朝的几百年历史演进过程记下来，历史是不可以有空白的，责任感不让他去死。

这是一种生不如死的选择，他不止一次考虑过“引决自裁”，但直到打算结束生命的那一刻，还是选择了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无以为生时所走的那条路，宁可含垢忍辱地活下去，也不追求那些死亡的刹那壮烈，一时的轰轰烈烈，他不要。



他不要死，“所以隐忍苟活，悲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，恨私心有所不尽，鄙陋没世，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”。他相信，权力的盛宴，只是暂时的辉煌；不朽的才华，才具有永远的生命力。即便像狗屎一样活着，胜负输赢不到最后一刻，是不见分晓的。司马迁觉得我与你皇上较量虽不在一个层面上，只要活着，就已经得分。他清楚，在历史长河里，你汉武帝刘彻充其量不过是几千个帝王中的一位，而写出《史记》的我，在历史和文学的永恒地位，你休想取得。

司马迁有很多同僚，却没有一个为司马迁辩护。这些人回避在各自的角落，屏气吞声，不作反应，甚至还要恶劣地举起拳头对司马迁吆喝几下。那个著名的作家东方朔，平常凭他的油嘴滑舌在汉政府游刃有余，一副机智之相，何况他有的是规劝汉武帝的经历，然而这一次，在需要为一个文化人帮忙的时候，他却不见了。

不过冷静考虑，我还是能够理解司马迁的同僚的，也能够理解东方朔。同情弱者只在同情的框框内进行，万不可轻易地抛稻草，要不连自己的命也会搭上，谁敢为司马迁辩护，辩护的传统在中国古即无之。倘若辩护，那么辩护不但无用，实际上司马迁就是为李陵辩护而惹祸的，如果谁为司马迁辩护，那么他无非是重复了一遍司马迁惹祸的过程而已。

四

古之有所作为的帝王身上不难看到一个时代的理性与疯狂，进步与反动。但历史背面的铭文犹如魔王私处的刺青，轻易是看不到的，“亡，亦百姓苦；兴，亦百姓苦”。一部英雄史诗，究竟要以多少吨民众的血泪为墨才可写成？

汉武帝治国，自然少不了杀人祭旗的。作为西汉的第五位皇帝，他不太满意前朝的软绵绵的做法，他坚决往集权上走。“独尊儒术，罢黜百家”的文治稍有见效，便急急忙忙地“削藩”。他借堂叔淮南王刘安篡权败露之机，一下杀了列侯、官吏、豪强数万人。以后又在祭祖时找个借口，一下子罢废了106个侯国，诸侯割据顿时没了气候，自西周以来千余年的“三藩”制度这个尾巴，让刘彻

